

鲁枢元
著

创作心理 研究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鲁枢元
著

创作心理
研究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作心理研究/鲁枢元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559-0323-9

I. ①创… II. ①鲁… III. ①创作心理—研究
IV. ①I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5781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郑州瑞光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60 000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序言

钱谷融

尼采说，一切书籍中他最爱读的是用心血写的那一类，伟大的艺术作品就都是作家、艺术家的呕心沥血之作。作家总是把最美好的东西全部倾注到他的作品中，他在写作的时候整个身心都扑在他的作品上。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只有当你每一次浸笔，像把一块肉留在墨水瓶里那样的时候，你才应该写作。”

透过每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我们总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品背后的艺术家本人，看到他的灵魂。这是因为，艺术创作不能缺乏由艺术家的思想感情所点燃起来的火焰。艺术形象之所以能够使我们觉得真、觉得活，所以能够具有感染人的力量，正是作家、艺术家用自己的整个心灵，给了他所创造的形象以生命、以感染人的力量的缘故。

艺术形象的重要之点在于它是有生命的、活的。那么，艺术形

象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呢？正像我们现实的人都是有父母生养的一样，艺术形象同样也有它的双亲，它是自然与社会同作家艺术家心灵界之间所发生的交感作用的结晶。“物以动情，情以寄物”，审美感情是艺术创作的生命与动力。一个作家总是从他的内在要求出发来进行创作的，他的创作冲动首先总是来自社会现实在他内心所激起的感情的波澜上。这种感情的波澜，不但激动着他，逼迫着他，使他不能不提起笔来，而且他的作品的倾向，就决定于这种感情的波澜是朝哪个方向奔涌的；他的作品的音调和力量，就决定于这种感情的波澜具有怎样的气势和多大的规模。这就是艺术创作的动力学原则。

以上是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发表的《艺术的魅力》《文艺创作中的生命与动力》两篇文章中的文字。鲁枢元当时还在郑州铁路局一所教师进修学校教书，他从《文艺报》上看到这些文章后，深表认同，并写信给我。于是，我们便开始了至今长达40年的交往，《闲斋书简》竟然收录了我写给他的93封信。

枢元是个朴实真挚的人。我看到他时总有些疑惑，他那北方男子粗犷的外表里竟包裹着一颗细微周到的心，他能够在中国的文艺心理学研究领域成为象征性人物，差不多可以算是一个“奇迹”。我曾经说过：他的探索的脚步跨得那么踏实，既果决，又沉稳；既不缺少必要的大胆，又随时都有足够的谨慎。因此，当他坦率地把他在探索途中所见、所感和所想，把他的一些经验体会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的时候，就使我们感到很实在，很引人入胜。而他娓娓而

谈的亲切态度，更使我们增加了对他的信任。

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如今的文学艺术创作界的情形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仅就小说、诗歌的创作、出版而言，不知要比那时兴盛多少倍，文学理论的著述也层出不穷。如今的写作与出版似乎比那时容易多了，但文学的魅力与功效、价值与地位却比那时跌落许多。通常的解释是：社会发展了，文学自然就被边缘化了。这样的看法并不全面。根本上或许是我们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偏差，在高速运行的市场经济中，文学流失了它的天性与本义、它的崇高与纯真。

三十多年过去，我已接近期颐之年，枢元从一个青衿学子也已年近古稀，我们关于文学的见解仍旧一如既往：文学是人学、人的生命之学、人的情感学、人的心灵学、人的精神现象学；文学的核心是具有活生生的生命的个体人的整体性的心灵活动。真正的文学艺术创造活动务必是建立在“尊重人的自然天性”“珍惜人间一切真情”的基础之上的。

这就是说，文学艺术不只是为什么服务的工具，不只是取悦世人的技艺，更不只是促销盈利的手段。文学艺术与人类的生命存在于同一个层面上。

尼采说：艺术是生命的本来使命。人作为人，是从他成为艺术的人那一天开始的，作为艺术品的人的实现，是生存的最为辉煌灿烂的景观。

霍克海默说：真正的艺术不只是反映生活，也是人类对现实彼

岸的渴望的最后保存者，在艺术中保存着从宗教中脱胎而来的乌托邦，真正的艺术是人类未来幸福的保障。

如此看来，这本《创作心理研究》写作的初衷，就不仅仅是一本讲文学艺术创作经验、创作技巧的书，它同时涉及个体生命活动的“自由”与“真诚”，涉及人们生存的景观与价值。文学是入学，艺术也是人生。文学艺术的创作心理也是个体人的生存美学。

借《创作心理研究》一书出版的机会，我期望人们能够像创造一件艺术品那样去经营自己有限的人生！

2015年7月24日·沪上闲斋

目 录

序言/钱谷融 _ 1

论创作心境 _ 1

文学艺术家的情绪记忆 _ 22

作家的艺术知觉与心理定式 _ 45

文学兴趣与写作习惯 _ 66

创作冲动与作家的控制力 _ 75

创作心理六谭 _ 88

艺术创造中的变形 _ 116

文学言语的心理发生 _ 130

文学语言特性的心理学分析 _ 149

神韵说与文学格式塔 _ 164

黄土地上的视觉革命 _ 181

文学家与色彩学 _ 194

用心理学的眼光看文学 _ 201

文艺作品要有生气灌注 _ 218

一部文艺心理学的早期译著 _ 234

性与精神生态 _ 247

文艺心理学的学科形态 _ 256

开拓人心与文心的疆界 _ 275

来路与前程 _ 281

与苏金伞谈诗 _ 289

鲁枢元答林建法问 _ 293

求索于天堂与地狱之间 _ 303

与黄子平谈文学心理学 _ 306

叶文玲创作心理调查十题 _ 315

与王安忆谈《流水三十章》 _ 333

与二月河谈《康熙大帝》 _ 340

与韩少功谈“精神” _ 354

与李佩甫谈精神生态 _ 361

在意大利作家的沙龙里 _ 372

后记 _ 389

论创作心境

一部文学作品究竟是如何创造出来的？绝大多数作家的回答是：说不清。

外国作家中有人说，“我的文学作品的产生是像草儿那样长出来的”；还有人说，“作诗就像女人生孩子，不知怎么就生下来了”。我国当代小说家汪曾祺经过 43 年的孕育写出了《受戒》，但要他回答如何写出来的，他却说，这就像要说明一棵树是怎样开出花来一样的困难。我想，这些恐怕不只是谦辞，也不纯粹出于文人的诙谐，而是比较切近地道出了作家们自己的真实感受。

关于创作时的心理状态，屠格涅夫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当然，诗神不会从奥林匹斯山下凡，也不会给他们带来现成的诗歌，但是他们常常有一种像是灵感的特别心境。费特有一首

诗,大家曾对之极尽嘲笑之能事,在这首诗里他说他自己不知道他要唱什么,但“只是歌儿正在蕴藏成熟”,这首诗出色地表达了这种心境。常常有这种时候,你觉得要写作——但不知道写什么,只是觉得要写东西……假如没有这种时刻,谁也不会写作了。^①

歌德在向爱克曼谈到正在创作中的《浮士德》时说:

纲要固然是现成的,只是最难的事还没有做,在完成写作的过程中,一切都还要碰运气……例如浮士德央求阴间皇后把海伦交给他,该说些什么样的话,才能使阴间皇后自己也感动得流泪!这一切是不容易做到的,多半要碰运气,几乎要全靠下笔时一瞬间的心情和精力。^②

这里,两位不同国度、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杰出作家都显著地提出了创作心境问题。心理学上,把人在某一段时间内所具有的持续性的情绪状态称为心境,这是一种整个神经系统、整个有机体都同时介入的心理反映。特定的心境,对于人的行为有着重大影响。有时,这种影响作用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比如在紧张的战斗中,几名战士就把一门重炮拉上了山顶,而战斗结束后甚至再多一

① 转引自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

② 《歌德谈话录》。

些人都无法移动它了。体育比赛中把运动员的临场心境称为竞技状态，为了取得优异的成绩，运动心理学家们正在试图运用一些科学的手段，来激发诱导最佳竞技状态的出现。

心境的存在和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文学艺术的创作，是一种独特的精神生产过程。文学家要创造出一个真正的艺术形象来，其工作并不比科学家造出一个机器人简单。

文学艺术家在从事创造时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呢？对此，曾经有过五花八门的说法。有人以为那像是“白日做梦”，有人以为那像是“老僧入定”，有人则把它看作是“鬼神附体”，还有人说那更贴近“疯子发病”。当然，也还有过“三结合”论者主张的那种“冷拼盘”式的创作心境。眼下，那种“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所谓“创作方法”，大概已经没有几个人相信了。但是，对于文艺创作这种人类精神活动的复杂性，人们的估计恐怕还是不足的。这从我们大学通用的教科书中，从我们一部分文艺批评文章中都可以看出来。要揭开创作过程中心理活动的种种奥秘，还有待于哲学、美学、心理学、脑生理学、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仅打算对文学艺术家进入具体的创作阶段后的心理状态，做一粗浅的描述和尝试性的阐释。

创作过程中心理状态的第一个特点，便是文学艺术家对于自己的描写对象在概念上和知解上的“模糊性”。

乍一听，这似乎是不能容忍的。难道作家对他自己要写的东西还不清楚明白吗？那么，还是让我们先来倾听一下作家们的自陈

吧。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艺术论》一书中征引了德国著名音乐家门德尔松的话说：“照他看来，艺术是模糊地感觉到的‘美’向‘真’和‘善’的发展。”

曹禺谈到他创作《雷雨》的心境时曾说，当时“并没有明显地认识着我是耍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逗起他的兴趣的，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像”“一种复杂而不可言喻的情绪”。我国当代一些有影响的文艺作品的创作，仍然不乏这种现象。

王蒙谈到，他写《夜的眼》是感觉和感受先行，但“这个感受是什么？讲不太清楚，有点朦胧”。

韩少功谈到他在创作《西望茅草地》的心境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我希望动笔之前搞清楚张种田的主要精神特质以及产生这种特质的原因”，但是“我说不清楚。说不清楚的我还是写了。我羡慕理论家的严谨准确，但并不想把一切都剖析得明明白白”。

电影剧作家叶楠在给电影导演吴贻弓的信中谈到电影《城南旧事》的艺术魅力时说：“你会说，这都是凭朦胧的感觉。我们常谈到这个创作中的‘朦胧’，这是极其宝贵的‘朦胧’。艺术创作过程中，思维不可能清澈得像瓶中的清水，它倒是很像有微波的小溪中的流水，透过它看到斑斓的河底，若隐若现的。但现在你可以回想一下了，这对今后的创作是有好处的。”吴贻弓在回信中说：“说老实话，有许多东西，比如风格、感染力、影片结尾的形成等，我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得有些朦胧。我有感觉，但我说不清这感觉究竟

是什么。”^①看来，这种艺术构思过程中感觉到了而又剖析不清的“模糊”现象的确是存在的。

造成这种“模糊”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文学艺术表现的对象，是具体的社会生活和丰富的人的内心世界，这些东西都不会像常规数学公式那样清晰、划一，倒更像一些边缘不清、复杂多变的模糊集合，其中有些东西是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文学要相应地表现这样的对象，自然也就带上了某种程度的“模糊性”。

再者，文学用以表现其内容的形式是浸透了作家主观情绪的艺术形象，从心理学看来，知觉中的表象，记忆中的表象，以及审美过程中的意象，比起思维过程中的概念来总是较为模糊的，但它却比概念更贴近真实的生活本身。人的情绪活动比起人的思维活动来，其边缘、界阈也是模糊的，但它更贴近人的意志和行动，更贴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文学要真实地表现社会生活，要获得以情感人的力量，这种审美认识上的模糊性也就是必不可免的了。但更值得我们加以探究的是，这种貌似模糊的认识，却像一支飘发凌厉的金箭，具有强劲迅捷的穿透力，它可以带领着作家看似轻易地步入真理的境界，把握住社会生活的本质。别林斯基曾把这种现象称为“艺术家的魔术”，看作是一个“大作家艺术才华的标志”。

这种情况，颇有点像数学领域中的“模糊数学”，它在常规数学无能为力的领域，却能凭借着模糊的手段达到相对精确的目的。艺

^① 《关于〈城南旧事〉的通信》，《大众电影》1983年第3期。

术创造过程中这种“模糊的认识”，从通常的逻辑学看来，似乎是神秘的、悖谬于常识的，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并不是不可以得到解释的。这种在模糊的认识、强烈的感受中把握真理的现象，基于文学艺术家在其深层情绪结构中表现出的那种高级的感觉能力。马克思很早就指出过：“人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①人在其全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感觉能力开始带上了理解的性质：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②

在作家、艺术家那里，这种“模糊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主要以情绪、情感的方式积累着，它渐渐地在文艺家的胸臆中形成一种心理上的“定式”和“张力”，犹如箭在弦上、水积渊中、岩浆蕴积在火山之内，一旦机遇来临，便会向着既定的方向迸发、飞动。这是一种以感受和体验为基础、以情绪和情感为动力、以想象和幻想为主要方式的，直观然而富于理性的认识活动。比起逻辑

① 马克思：《一九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